



叙利亚教父塞鲁格的雅各人论探究

段文郡熠  <https://orcid.org/0009-0005-5821-7215>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塞鲁格的雅各是一位重要的叙利亚教父。本文以其第 71 篇韵文讲道《创世六日》以及第 72 篇韵文讲道《论亚当的受造与死者的复活》等讲道为出发点，对其人论进行了概述。首先，雅各将上帝所造的世界称作是美的世界，而人则是至美的受造物。其次，雅各认为人是上帝的肖像——人在受造方式上有别于其他受造物，是上帝照着其肖像与模样造的——“对于父，亚当得以是肖像，对于子，亚当得以是模样”。在他看来，人的理智肖似于上帝本身，而人的灵魂则类似于上帝的大能，人的身体类似于由四种元素和六个方向构成的物质世界。因此人是一个“小世界”，反映了上帝及其所造的“大世界”。这一美丽的受造物，这一“小世界”却因为魔鬼的诱惑与人的自由意志而走向解体，但雅各指出，通过上帝的拯救，这人将在复活之时通过“第二次创造”重获美丽，披戴光明。

关键词：东方教父、人论、塞鲁格的雅各、叙利亚教会

DOI: [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406_\(22\).0008](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406_(22).0008)



引言

塞鲁格的雅各 (Mar Jacob of Sarug, 451–521) 是叙利亚语基督教传统中最重要的教父神学家之一, 他与教父圣爱弗冷 (Mar Ephrem) 齐名, 一生中留下了丰富的韵文讲道 (mimrā), 被誉为“圣灵之笛”, 在西叙利亚传统的教会 (如叙利亚正教会、马龙天主教会、玛兰卡拉教会) 之中广受敬重。他的韵文讲道主题广泛, 涵盖了各种神学议题。在其中他用了不少笔墨来论述人论 (Anthropology) ——人的受造、人的堕落、人的得救以及人的死亡与复活。他在其第 71 篇韵文讲道《创世六日》以及其 72 篇韵文讲道《论亚当的受造与死者的复活》 (以下简称《亚当的受造》) 之中集中论述了其人论。本研究旨在以这两篇韵文讲道为主并结合其他韵文讲道——如第 42 篇韵文讲道《论领受白衣周六的神圣奥迹》 (以下简称《论领受奥迹》)¹以及第 125 篇韵文讲道《论以西结先知所见的战车》 (以下简称《论战车》) 等——并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哲学传统以及教父哲学传统进行对照, 对塞鲁格的雅各的人论进行探究。

以上文本的文体均为“韵文讲道” (mimrā)。韵文讲道是叙利亚基督教特有的文学形式,² 通常在圣道礼仪的过程中诵读。在塞鲁格的雅各以及纳尔赛 (Narsai) 等人的韵文讲道之中, 每篇韵文讲道均由音节数相等的对句 (couplet) 构成——每一对句共包含两行 (verse), 每一行可分为 3 个音步 (foot), 每个音步由 4 个音节 (syllable) 组成, 一行总共 12 个音节, 一个对句之中共有 24 个音节。³ 在传统上, 叙利亚教父们更倾向于“诗思”而非“哲思”。

¹ 此处的“奥迹” (ʿrāzā) 指的是教会的感恩圣事 (Eucharist)。

² 叙利亚教会有着使用韵文进行神学创作的传统。除了韵文讲道之外, 在叙利亚语文学传统中, 另一种常见的韵文文体是“颂歌” (madrāšā)。颂歌通常由人吟唱, 而非诵读。其代表作品为爱弗冷《信仰颂》、《乐园颂》等。

³ Philip Michael Forness, *The Construction of Metrical Poetry in the Homilies of Narsai of Nisibis and Jacob of Serugh, Narsai: Rethinking his Work and his World*,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20, pp.94–95.



因此，在雅各的著作之中难以发现系统化的神学与哲学思辨，¹他更加擅长运用象征（ʿrāze）与预表（tupsā）的方法来阐发神学思想。在其韵文讲道之中，他大量运用预像与象征的方法进行韵文创作，熟练运用圣经以及圣传中的各种意象，用精彩而优美的语言向听众阐述其神学思想。雅各的神哲学思想蕴含在他诗文的每一词语背后，蕴藏在他的修辞与象征之中。因此，本文将从雅各的词句分析出发，分析其象征，解析其所蕴含的思想内涵。

一、人是至美的受造物

在《创世六日》与《亚当的受造》两篇韵文讲道之中，雅各将人视为是至美的受造物，这一观念贯穿了这两篇讲道。首先，在塞鲁格的雅各看来，在创世之时已有美的存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美的世界。在叙利亚语简行译本（Pšittā）²的《创世记》之中运用了“šappir”一词来翻译希伯来语的“טוב”。因此简行本中“上帝看为好”一句之中的“好”一词被翻译为“šappir”，而“šappir”这个形容词在叙利亚语中既可意味着“好”，也可以理解为“美”。在其讲道之中，雅各也多次运用了“šappir”一词的多重含义，例如在《创世六日》的 2079 行雅各写道：“光芒美丽（šappir nuhrā），却无人看见，无人去察看。”而在 2099 行则写道：“造物大能极好地（šappir šappir）掌控了时间。”所以，对于雅各而言，上帝的创世也是一个创造美的过程。在亚当堕落之前，上帝所创造的受造物都是美的。对此，塞鲁格的雅各总结道：

¹ 尽管如此，塞鲁格的雅各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印度学者 Thomas Kollampampil 强调在当时的叙利亚世界之中一方面深受叙利亚本地的神学传统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叙利亚基督教亲希腊趋向（philhellenic trends）的影响。因此雅各受到了这两者的影响。Taeke Jansma 指出：“实际上，雅各是两个世界——希腊语世界与叙利亚语世界的公民。”Thomas Kollampampil: *Salvation in Christ According to Jacob of Serugh*,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14, pp.20-21.

² 叙利亚语中“pšit”一词意为“简单”、“简明”之意，因此“Pšittā”可翻译为“叙利亚语简行译本”，以下简称“简行本”。



他为这伟大的房屋造了屋顶，又造了它的地板，
在六日内，他造了美丽的建筑装饰。
造物主如同建筑师之于建筑一般站立，
在六日中，他塑造了充满各种美的受造物。¹

在此，雅各将上帝在六日之中所造的世界比作为一栋房屋（或者婚房），或者一个大城市，这栋房屋、这座城市由各种美丽之物与财宝装饰，在其中日月山川尽显美丽。²雅各高度赞扬了美丽的自然世界的神学价值，在他看来创世之初在自然世界中所有生灵都在赞颂上帝，显扬上帝的美丽，自然世界如同一部书、一位老师（malpānā），能向人们启示关于上帝的知识。³虽然受造的世界充满着各种美丽，但雅各指出这栋美丽之屋却缺少一个主人：

婚房已经造好，却无人知道究竟谁是新娘，
房屋已经建好，却无人晓得何人居住其中。
还没有新郎，可是婚宴却十分丰盛，
为了新郎受造物都匆匆忙忙，而新郎却没有诞生。
受造物产出各种婚宴的礼物，
将它们献给新郎新娘，而他们却并未被造。⁴

雅各认为，在人被造之前，上帝所造的乐园之中果树无人采摘，河川之中无人渔猎，所有被造的受造物期待、都呼唤它们在地上的主人——人类的诞生。对于雅各而言，上帝这位工匠所造的美是一种有秩序的美，一切受造物之美只

¹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Homilies of Mar Jacob of Sarug Vol.3*, ed. Paul Bedjan and Sebastian P. Brock,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06, verse 2037–2040.

²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Homilies of Mar Jacob of Sarug Vol.3*, ed. Paul Bedjan and Sebastian P. Brock,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06, verse 61.

³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011–2026.

⁴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065–2070.



有指向人之美才有意义，人这个最后被造的受造物是上帝创造的目的，是一切受造物的最终指向。人虽然最后受造，却享有无上的荣耀与美丽——在叙利亚的神学传统之中，亚当（人）既是最初的受造物也是最后被造的受造物，¹ 例如阿弗拉哈特（Aphrahat）认为：“当上帝思考创造世界与其一切饰品之时，他首先在他的思想之中孕育并塑造了亚当……在受孕时，人比其他受造物更年长更早，但在出生时，受造物比亚当更年长更早。”² 人这个最末的受造物也是最年长的受造物，享有荣耀与美丽，集中了一切受造物之美。雅各写道：

当上帝各从其类创造之时，他创造了一切美丽，
他来，并将所有美丽汇集到亚当的肖像中。³

原初的人之美尤其能体现在人的穿戴之中——雅各认为，上帝最初所造的人虽然未穿戴物质性的衣服，并非完全地赤身裸体未穿未戴，而是披戴光明——“他（上帝）以华丽的光芒与美丽的光辉为他们（亚当与夏娃）穿戴”。⁴ 同时，上帝在人的肉体与灵魂之中赋予了人可见的以及不可见的特征，这两类不同的特征使得整个人成为“盛满美丽之物的器皿”——所谓不可见的特征则是人所具有的上帝之肖像；⁵ 而可见的特征即指的由物质所构成的人体。

二、人是上帝的肖像

前文已述，在人的受造方面，塞鲁格的雅各将人视作是一切受造物之美的顶峰，是万物之灵长。而这首要体现在人的受造方式不同，人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的受造物，首要在于人按照上帝的肖像与模样而被造的——这正是上帝赋予

¹ 对于雅各而言，“亚当”即可以指上帝所造的一个人，也可以指一切人类。

² Aphrahat, *The Demonstrations*, trans. Adam Lehto,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10, p.389.

³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19-20.

⁴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163.

⁵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283-2284.



人的最重要的无形可见的特征。雅各认为，在创造其他受造物之时，上帝都是发出命令“要有”（nehwe）某物，于是“就有了”（wa-hwā）某物——比如“要有光”；而上帝创造亚当之时，却没说“要有亚当”（nehwe ʿĀdām），而是说：“让我们照着我们的肖像（ṣalmā），按我们的模样（dmutā）造人（亚当）。”

（创 1:26）在“让我们造人”这一过程中，上帝出于“爱”而“空虚自己”，从荣耀的至高之处谦卑地降下，为自己绘制了一幅肖像。¹ 雅各认为这正是人具有独特权柄的根源：

上帝以大地之土，为自己造了模样，
他的爱使他降下，他从尘土中绘制了自己的肖像。

.....

上帝创造了所有受造物，无论最上抑或最下，
但在它们受造之时，他的肖像却未被描绘在其中。
它们所有的本性都各从其类而被绘制，
上帝并未在它们之中，而是在亚当之中为自己造了肖像。²

在六日的创世过程之中，人的创造过程迥异于其他受造物。其他受造物都是各从其类，而人则是无形的上帝在世界之中肉眼可见的像。在整篇《创世六日》韵文讲道之中，他多次使用了“ṣār”一词来描述上帝造人的行动。“ṣār”一词在叙利亚语中有“塑造”“描绘”之意，³ 表示“肖像”一词的“ṣalmā”也可被理解为“图像”“雕像”或者“钱币上的人像”。⁴ 因此在塞鲁格的雅各眼中，上帝造人如同一名

¹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177–2184.

²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177–2178, 2199–2203.

³ J. Payne-Smith, *A Compendious Syriac Diction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2, p.476.

⁴ “ṣalmā”一词与希伯来语“צֶלֶם”、阿卡德语“ṣalmum”、阿拉伯语“صنم”为同源词。在这些语言中，该词都可以指肉眼可见的塑像或者肖像。由于雅各将该词与“ṣār”（描绘）一词联系在一起，因为此处并未参考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参 J. Payne-Smith, *A Compendious Syriac Dictionary*, p.480.



匠人创作的过程，这位匠人按着自己的样貌，为自己创作了一幅自画像或者塑像——人（亚当）。而“模样”（dmutā）一词，则有别于“肖像”（ṣalmā）。雅各如此区分了“肖像”与“模样”的含义：

对于父，亚当得以是肖像，对于子，亚当得以是模样，
在他之内，至圣的隐秘奥秘得以揭示。
终末之时来临的基督给了他模样，
亚当就得以存在于其中，作为父的肖像。¹

“模样”（dmutā）一词源自于动词“dmā”（相似），是指人肖似于上帝而具有的上帝的样貌——这一样貌并非生来就有，而是只有在终末之时才能够完全。对于雅各而言，父是创造者，人在创世之时就被圣父塑造为其肖像，因此“肖像”是人从被造之初即拥有的一种状态，在被造之时就被塑造为上帝的肖像；而之所以对于圣子是“模样”，是因为人与圣子同为圣父的像——在基督宗教传统中，圣子被认为是圣父最为完美的肖像，是上帝本质的肖像。²雅各在其《论领受奥秘》讲道之中也表述了这样的观点：

哦，腓力！你不相信人看见了我，
就看见了父（约 14:8 - 9），因为我是他荣耀的肖像，
我是神圣存在的肖像（ṣalmā）与形象（yuqānā），
谁见了，我真见了父。³

雅各援引《约翰福音》中耶稣对使徒腓力所说的话，说明了不可见的圣父的肖像就是肉眼可见的圣子。由于人也是上主的肖像，因此同为圣父肖像的人

¹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233—2236.

² 参见希 1:3。

³ Jacob of Sarug, *Reception of the Holy Mysteries (Homily 42)*, *Homilies of Mar Jacob of Sarug Vol.2*, ed. Paul Bedjan and Sebastian P. Brock,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06, verse 23-26.



相似于圣子，是圣子的模样。但人并非在一开始就获得了这种相似，人必须在生活中效法上主，走向圣化，使这一模样走向完全。

在雅各看来，人被塑造为上帝的肖像是为了显明上帝的上智，¹是为了向一切造物显明上帝的全能与权柄。²雅各在讲道之中强调，人作为上帝的肖像意味人在一切受造物中有着极高的地位：

上智绘制了一幅伟大的肖像，充满惊奇，
带领他，并将其置于万世之中，让万世能够注视他。³

从此处可以看出，在肖像论上塞鲁格的雅各继承了前代叙利亚教父的释经学传统——在叙利亚教会的释经学传统之中，“肖像”往往被理解为人对其他受造物的权柄。爱弗冷在其《〈创世记〉注释》之中，认为上帝之所以将亚当造为其肖像，就是让其去统治海洋、飞鸟、牲畜和整个大地。在此基础之上，雅各认为亚当如同一位法官，居于世界之首，一切生灵都将荣耀归之于他。⁴而最能体现亚当之权柄的就是亚当所拥有的命名权。雅各写道：

为了亚当，造物主创造了一切物种，
没有命名，就为了亚当将它们交付。
他将它们交给他所造的那位熟练统治者，
他如其所愿给他们命名，并将它们释放。⁵

亚当之所以享有这种权柄，正是因为亚当是上帝之肖像——上帝是整个世界的君王，而作为其肖像的亚当也是这个受造世界的君王。上帝将一切生灵都

¹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30.

²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54.

³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55-56.

⁴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363.

⁵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367-2370.



交托给了亚当，让亚当依据其意志自由地给它们命名。雅各将亚当视为是一名“熟练”（mhir）的统治者。雅各之所以称亚当为“熟练的”，是因为亚当善于给一切物种命名，善于给万物分门别类。在这一点上，雅各再次承袭了爱弗冷的观点。爱弗冷认为上帝不仅仅授予了亚当他所许诺的权柄，同时，他也让亚当去“授予名字”；爱弗冷强调，亚当为万物命名是极其伟大的行为，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给出几个名字让人们记住并不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是对于任何人而言，瞬间给出数千万名字而不重复任何一个，那实在太伟大了”。¹由于人在受造过程中的这种独特性，由于人所具有的命名的特殊使命，因此雅各也将创世之初的人称为“血肉的上帝”（ʿAlāh besrā），以表明人在受造物中的崇高地位——人是以血肉的形式而存在的上帝的自画像，如同上帝有统治人的权柄，同样人也有统领一切有血肉之物的权柄。

三、人是“小世界”

（一）人的理智与灵魂如同上帝及其大能

在雅各的眼中，在塞鲁格的雅各看来，作为上帝的肖像，人身上最肖似上帝则是人灵魂之中的精华——理智（hawnā）：

在人中存在着理智，它是至大自有者的肖像，

它存在于人无论内外的一切之中，却不被包含在其中。²

在雅各看来，理智、灵魂以及人体的关系类似于自有者（ʿityā）、上帝的大能以及受造世界的关系。人的理智通过灵魂维持着肉体的存在；而在这个世界上，上帝通过其大能维系着受造世界的存在。

¹ Ephrem the Syrian, *Commentary on Genesis,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Vol. 91*, trans. Edward G. Mathew,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4, pp.103-104.

² Jacob of Sarug, *The Chariot which the Prophet Ezekiel saw*, verse 263-264.



在他看来，纤弱的人类理智披戴上了不属于他而属于上帝的样貌（dmūtā），因而相似于上帝。雅各指出，隐匿的上帝¹不受有形世界的束缚，而人的理智可以不受肉体的束缚：人的理智寓居在人的肉体中，但却不限制在肉体之中，人的理智既能探究地下也能探究天上，既能了解远方，又能知晓近处；上帝也寓居于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同在，但却不受其限制。人的理智是隐匿的，上帝本身也是隐秘的；人隐秘的理智需要通过人的言语才能向世人显明，而隐秘的圣父必须通过他的圣言才能显明。因此人的理智与人的言语的关系也如同圣父与其圣言的关系：

言语 (meltā) 是居于灵魂之中的隐秘理智的肖像，
在言语之中，隐秘在灵魂中的知识得以显露。
理智静默无言，言语却将其静默显明，
若非藉着言语，理智无法显示其所是。
理智是隐秘的，思想隐于其中，
藉着言语，思想得以向外人显明。
对于隐秘的理智，言语被造如同战车 (markābtā)，
言语将理智运出身体，让每个人都能看见。
理智位于身体内，又到身体之外，却无法被言说，
就如同上帝存在于世界之内，又在世界之外。
上帝隐秘，被受造物隐藏在世界之中，
无人知晓上帝之所是，无人知晓上帝如何存在。
藉着他的独生子，上帝显明给了我们，

¹“隐匿的上帝”对于雅各而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他认为上帝世不可寻觅、无形可见的，因此在其韵文讲道之中多次用“隐匿者”来指代上帝。



隐秘之父高于、超越于思想。¹

笔者认为，雅各在此处继承了亚力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奥利金（Origen）等人的释经学传统。²革利免认为，“圣言的肖像是真人，也就是在人之中的理智（νοῦς）”；³奥利金也将人的灵魂中较好的那一部分——理智称为上帝的肖像；⁴深受奥利金影响的本都的埃瓦格略（Evagrius Ponticus）在其《知识章》（Γνωστικὰ Κεφάλαια）之中，亦将人的理智称为是上帝之肖像：“理智之所以具有上帝的肖像，并不是因为它是无形体，而是因为它是由上帝创造的。”⁵

同时，人的灵魂相似于上帝维系世界存在的大能。雅各指出，上帝所造的整个世界并非建立在任何地基之上，而是建立在“无”之上（ʿal lā meddem sim kulmeddem men bāroyā）。⁶在“无”之上支撑万物的并非任何物质（如“水”或者“气”），而是神圣“标记”（remzā）。⁷通过神圣的“标记”，上帝的大能支撑起了万物，而与之相似，人的灵魂支撑起了整个身体。雅各在其《论战车》韵文讲道中论述这一相似性：

¹ Jacob of Sarug, *Reception of the Holy Mysteries*(Homily 42), verse 5–18.

² 如果进一步向上追溯的话，这一传统可追溯到亚历山大的斐洛的寓意释经传统——斐洛认为，“肖像”指的是“理智这个灵魂最高的部分”。参见斐洛著，王晓朝、戴伟清译：《论创世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0页

³ Clement, *Exhortation to the Heathen, Ante-Nicene Fathers Vol. 2*, trans. William Wilson, ed. Alexander Roberts, James Donaldson, and A. Cleveland Coxe, Buffalo, NY: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85, Chapter 10.

⁴ 奥利金著，石敏敏译：《论首要原理》，香港：道风书社，2002年，第144–145页。

⁵ Evagrius's Kephalaia Gnostik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Unreformed Text from the Syriac, trans. Ilaria L. E. Ramelli, Atlanta: SBL Press, 6:73.

⁶ Jacob of Sarug, *The Chariot which the Prophet Ezekiel saw*, verse 119.

⁷ “标记”（remzā）是塞鲁格的雅各最为重要的神学概念之一，也是理解其创世论的关键。“remzā”一词在叙利亚语中有“眨眼”、“手势”、“提示”、“记号”等含义，在英文文献中常被翻译为“sign”，在德语中常被译为“Zeichen”。在雅各的韵文讲道之中，“remzā”一般指代上帝显明其神圣旨意的方式，并且上帝的大能一将上帝的旨意显明于“remzā”，上帝的旨意就立马得到承行。



（上帝大能）居于（šrā）受造物中，如同灵魂居于肢体中，
万物因大能而动，如同身体因灵魂而动。
如果灵魂离开身体，身体也就不再站立，
如果上主的大能离弃受造物，受造物也会被分解。¹

（二）人的身体如同上帝所造的万物

而在雅各眼中，人的身体则类似于整个受造世界。他认为亚当（人）的身体与上帝所造的物质世界具有同构性与同质性——在其中汇集了各种受造物的美丽，人体的物质构成是对创世六日的总结，集合了一切受造物之精华——集中了四大元素、五种感官、六个方向，²如同镜子一般反映了整个受造世界。

首先，塞鲁格的雅各认为人体由四种基本元素——水、火、土、气构成，四种元素在人的身体之中达成和谐构成了人体。在《创世六日》韵文讲道中，雅各指出：

土粒，水滴，火以及风（ruḥā），³
他的灵魂和为他傅油的气息也在他之中。⁴
在《亚当的受造》中，雅各写道：

“造物主混合了火、带有土的气、水，

¹ Jacob of Sarug, *The Chariot which the Prophet Ezekiel saw*, verse 219–222.

² 对雅各而言 4、5、6 这三个数字都有着独特的意义。在《创世六日》讲道的最后，雅各总结了 1–7 各个数字的神学内涵，在其中他认为数字 4 神奇又惊奇，“它的美丽比它的同伴还要闪耀”；数字 5 更加伟大，因为 5 包含了大量的奥秘——人生有 5 个不同阶段，人有 5 种感官，人与上帝之间有 5 次盟约；数字 6 更加美丽，因为在创世中共有 6 个方向被造，上帝的创世工程也在 6 日内完成。参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859–2966.

³ 叙利亚语中“ruḥā”一词即可翻译为“风”，又可以翻译为“灵”。

⁴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249–2250.



将他（亚当）绘为肖像，以向世界显明上智。”¹

.....

“他（亚当）的受造至大，至高，悦人，满是美丽，

因为，从无之中，上主创造，并使惊奇之物出现。

创造大能的隐秘标记（remzā），集合了尘土，

他取了并塑造了黏土，他混合了它并使其与气结合。

他将其与火相合，并给了它带来生命之风/灵（ruḥā），

它成就了既干又湿，既冷又热的肖像。

如同混合颜色，他混合了各种元素在一起，

藉着这些元素，他造了悦人的像，满是美丽。

藉着他所选的色彩，他造了肖像，

在这他所建的大婚房（gnunā）之中，新郎（ḥatnā）被造。²

在雅各所处的古代地中海世界之中，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四元素论是当时的科学共识——这一观点认为水、土、火、气四种基本物质元素（或者冷、热、干、湿四种基本属性）构成了整个物质世界。³这一观点也为当时的基督教（尤其是东方基督教）所接受，例如在《黑马牧人书》（The Shepherd of Hermas）之中提到四大元素构成了世界。⁴ 4 世纪末《使徒宪章》（*Constitutiones*

¹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29-30.

²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149-158.

³ 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论生成与消灭》之中认为元素的本原是冷、热、干、湿四种性质，这四种性质两两配对形成四种水、火、土、气四种基本元素——火是热与干，气是热与湿，水是冷与湿，土是冷与干。参亚里士多德著，徐开来译：《论生成与消灭》，选自《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44页。

⁴ 黄锡木主编，高陈宝蝉、邱丹、王碧燕、彭惠敏译：《黑马牧人书》，选自《使徒教父著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33页。



Apostolorum) 所记载的感恩经则认为四大元素构成了人的身体。¹ 托名爱弗冷的叙利亚语文献《珍宝之洞》(m^sarat gazze) 中写道: “天使们看到上帝从整个土取了一粒尘土, 从水的整个本质中取了一滴水, 从整个气之中取了一缕风, 从火的整个本质中取了一点火的热与暖。天使们看见这四种惰性的质料——冷、热、干、湿, 放在他的右手之上时, 上帝就创造了亚当。”² 英国东方学家巴奇(E. A. Wallis Budge) 指出, 这种观点可能来自于犹太教的释经学传统——在《密释纳·损坏卷·公会》(Mishna, Nezikin, Sanhedrin) 之中, 提到创造亚当的尘土收集自整个世界。³ 而印度学者科兰帕兰皮尔(Thomas Kollampampil) 认为, 雅各在讲道之中所提出的四元素论, 可能是受到了柏拉图《蒂迈欧篇》的潜在影响。⁴

笔者认为, 从雅各讲道的内容来看, 雅各的这一观点源于其在叙利亚语文学传统之基础上对《创世记》2:6-7 节进行的诠释。雅各在韵文讲道如此描述上帝造人的行动: “他(上帝)将泥土与水混在一起。”此处之所以提及“泥土”, 是因为“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创2:7); 之所以提及了水, 是因为“有雾气从地上腾, 滋润整个土地的表面”(创2:6)。因此, 在雅各看来, 上帝不单单是用尘土造人, 而是将水与土(被雾气滋润的土)结合在一起造人。实际上, 在雅各的韵文讲道之中常常提及上帝是用水与土而非单单是靠着尘土创造了人。例如, 在论述夏娃的受造时, 雅各写道: “夏娃并非如同亚当是由泥土而被造……塑造亚当之时, 上主用水造了他……上帝用水塑造了亚当, 亚当的精种就是

¹ *Apostolic Constitutions, Ante-Nicene Fathers, Vol. 7*, trans. James Donaldson, ed. Alexander Roberts, James Donaldson, and A. Cleveland Coxe, Buffalo: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86, 8:12.

² *The Book of the Cave of Treasures*, trans. and ed. E. A. Wallis Budge,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27, p51-53.

³ Solomon of Akhlata, *The Book of the Bee*, trans. and ed. E. A. Wallis Bud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6, p.15.

⁴ Thomas Kollampampil, *Salvation in Christ According to Jacob of Serugh*,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14, p.208.



水。”¹ 而雅各之所以提及风和火，则是因为上帝“将生命之息 (ruḥā) 吹进人的鼻孔，这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叙利亚语中“ruḥā”一词，既有“风”的含义，又有“灵”的含义，因此上帝的“生命之气”就成为了人之灵；同时，在叙利亚语文学传统中，上帝之灵或者上帝之风常常被视为是“生命之火” (nurā ḥaytā) ——例如爱弗冷在其《信仰颂》之中就将火视作是圣灵的象征，并认为在祝圣圣体圣血时“灵在饼中，火在酒中”。² 因此，在雅各眼中“ruḥā”一词既可指代气元素，又可指代火元素。于是在塞鲁格的雅各眼中，依据《创世记》第 2 章的经文，上帝运用了水、火、土、气四种基本元素来构造人。上帝在造人的过程中，这四种元素相互结合，而得以形成人的身体。依照四元素论，四种基本元素对应不同的性质——冷、热、干、湿，两两对立的属性在人的身体上达成中和：

火与水和谐地进入亚当体内，
至高者的智慧在其内得以显明其权柄；
他将泥土和水互相结合在一起，使其相和，
在同一权柄内，偕同其混合物一同运动。

其次，在人体之中也集合了五种不同的感觉——视觉、味觉、触觉、嗅觉、听觉，³ 以及其相对应的器官。在雅各看来，人的感官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求而存在的，同时也能满足人更加崇高的灵性需求。例如，人的眼不仅

¹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401, 2405, 2425.

² Sebastian P. Brock, *The Luminous Eye: the Spiritual World Vision of Saint Ephrem*, Michigan: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92, p.38. 此处“灵在饼中，火在酒中”并非指的是圣灵仅仅降临在饼之中，而是同时降临于饼酒之中。爱弗冷的修辞类似于古代汉语之中的“互文”，他将圣灵比喻为火，在呼求圣灵之后，上帝的圣灵如火一般降临在饼酒之中——东方教会认为，在圣体礼仪之中，司祭通过呼求圣灵，让饼酒得到了圣化。

³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898-2900.



单纯视觉的器官，更是寻求上帝创世之美的明灯；口不仅是用来进食、交流的器官，也是用来赞颂上帝的工具。¹

此外，在《创世六日》韵文讲道之中，塞鲁格的雅各认为上帝在六天的创造过程中分别创造了六个方向，而这六个方向集中结合在了人的身体之中，因此可以说人的受造是对六日创世的总结：

在六日中，造物主完成了六个方向，
因此受造物有了高与低，以及四个方向。”²

.....

上帝塑造亚当之时，造了他以让他朝向六方，
高与低、四个方向³在他之中结合在一起。⁴

总而言之，在雅各看来，四种元素、五种感官、六个方向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人，这一切有如上帝的战车——四种元素如同战车的四轮，而五种感官则是战车的驾驶者：

在四种元素中身体结合在一起，如同战车（markābtā）般奔驰，
五种感官如同御手立于其上。⁵

此对句之中的“markābtā”一词意为战车，其词根为“rkeb”（驾驶）一词。⁶战车的比喻源自于《以西结书》第一章之中先知以西结所见到的活物的异象，⁷雅各曾以该异象为主题创作了一篇长篇韵文讲道《论以西结先知所见的战车》。

¹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255–2269.

²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029–2030.

³ “四个方向”也即是东南西北。

⁴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37–38.

⁵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73–74.

⁶ “rkeb”一词与阿拉伯语“ركب”、希伯来语“רכב”、阿卡德语“rkb”同源。

⁷ 参结 1:15–21。



在该讲道之中，雅各认为“至高者坐于不可寻见的战车之上”，¹而作为上帝所造的人的身体与“战车”相似，也承负了不可寻见的至高者上帝的肖像——人的理智。

人的理智作为上帝肖像，由集合了万物之精华的肉身承负——理智与身体有如造物主之于一切受造物，因此包括肉体与灵魂的整个人是一个“小世界”。

因为人是小世界，也是奇妙化工，

在其中，人能够看到大世界及以及（上帝）的妙工。²

在人之中，汇集了构成世界四种物质元素，四种不同的基本性质，汇集了物种不同感官，汇集六个不同方向，人成为了创世的总结。而人的理智通过灵魂维系着这一切。正因如此，雅各将人称为是“小世界”（ʿālmā zʿurā），并将其视为上帝及其所创造的“大世界”（ʿālmā rabbā）的缩影。

四、人的堕落与得救

人虽然是至美的受造物，是一个“小世界”，但这一受造物却走向了堕落。总体而言，雅各认为魔鬼的诱惑与人的自由意志共同构成了亚当的犯罪。雅各强调，魔鬼出于嫉妒而堕落，并诱惑亚当犯罪。根据雅各的叙述，魔鬼撒旦本为天使，在创世的第一天，上帝创造天地之时受造——上帝创造了诸天使，并让他们赞颂上帝。³而在众天使之中，为首者即“空中掌权者”撒旦（弗 2:2）：

在黑暗的世界中，他（上帝）将他（撒旦）设立为元首，

如同统治者执宰所有地方。⁴

¹ Jacob of Sarug, *The Chariot which the Prophet Ezekiel saw, Homilies of Mar Jacob of Sarug Vol.4*, ed. Paul Bedjan and Sebastian P. Brock,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06, verse 1.

²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259-260.

³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173-212.

⁴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523-2524.



但是，这位统治者却嫉妒亚当所有的荣耀与地位，因为亚当是有形可见的受造世界的主人，上帝的管家。¹ 这种嫉妒就促使魔鬼去诱使亚当犯罪，并且人也以自身的自由意志响应魔鬼的诱惑：

他派出蛇去通过他所行的欺骗去咬肖像，
因其毒液，他的饰品坠落在大地尘土之中。²

.....

起初，亚当的受造何其伟大，
却依己所愿，使己降下，重重跌落。

由于造物主，对受造物而言他是血肉的上帝，
他因其自由意志，使自己与野兽平齐，并成为野兽。³

因此，人走向了“骄傲之路”（*ʿurhā d-rāmūtā*），走向了堕落。雅各认为，这种堕落使人丧失了原初之美。首先，人变得赤裸，并因此而羞耻。前文已经指出，雅各认为创世之初的人并非完全赤裸，亚当与夏娃虽然没有物质性的衣服，但是却披戴光明，赤裸是魔鬼诱惑并使亚当夏娃犯罪的结果——因为犯罪之后，魔鬼夺去了他们所披戴的光明，使他们蒙羞。⁴ 此外，塞鲁格的雅各强调，堕落的结果是死亡，人的犯罪导致了死亡也进入了世界之中——死亡导致了人体之美的崩坏，破坏了四种元素、五种感官之间的和谐共存：

之后死亡来临，使（四种元素的）结合与（五种感官的）引导解体，
伟大肖像的一切运动，都堕落了，走向了终结。

死将冷从热中分离，他们的运动终结了，
也将湿从干中分离，他们的运作停止了。⁵

¹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540–2541.

²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65–66.

³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1–4.

⁴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509.

⁵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75–78.



因此，人身体之中的四种元素开始分解，五种感官停止了运作，由堕落而来的死，摧毁了人身体上的一切和谐与美：

这些诱人的秀丽之美走向终结，并被毁掉，

一切美丽的饰品都堕入毁灭之中。”¹

与此同时，人的灵魂之美也不复存在。雅各将灵魂的丝线比作珍珠项链，各种美都串在其中，并成为一种无边际的美。²但是堕落之后这种珠光宝气的灵魂之美也被魔鬼破坏：

蛇怪到来，咬断生命丝线，丝线坠落，

看啊！这可爱的项链破裂，散落阴府之底。

上好的宝石与贵重的珍珠

装饰在项链上，成为无比光辉的冠冕。

毒蛇呼气，藉着悖逆而毁掉冠冕，

看啊！坟墓中它的宝石掉落，它的美丽散落。³

由于人是“小世界”，如同一面镜子反映了整个上帝所造的“大世界”，所以人死亡之时“小世界”走向终结也预示着上帝所创的“大世界”最后也要走向终结——人的死亡是世界终结的预表。因此雅各认为，在世界终末之时，世界的美丽也解体，并走向终结。⁴

人作为上帝的“伟大肖像”堕落之后，人所具有的原初至美也因此丧失。但雅各强调，上帝始终未放弃对人的怜悯，并致力于使作为其肖像的人与上帝相似而达到完全——这种三次的怜悯从创世之初，一直持续到世界的终结：

第一次，上帝从尘土中照自己的肖像绘制了他（亚当），

¹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95-96.

²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101-104.

³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105-110.

⁴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317-354.



第二次，通过他独生子的血，上帝拯救了他，
最后，他会大声呼召，使他复活，
以三种方式，他完成了他，塑造了他，使他完全。¹

因此，人在创世之初所具有的美丽借着上帝的三次怜悯得以重新恢复。上帝通过独生子的血和末日的复活使人的受造得以完全，人所走的“骄傲之路”要由圣子所走的“谦卑之路”（ʿurhā d-makikutā）来纠正，² 这使人因堕落而丧失的受造之美得以恢复。在其第 95 篇韵文讲道《论领受奥秘》之中，雅各将耶稣之死视作是赎罪的祭献，有罪之人通过这一祭献得以赎罪，人通过受难的圣子的代祷而得以得生：

真理之父，请看，你的子是悦纳你的牺牲，
求你藉着他赎我罪，他代我而死，愿我能藉他赎罪。

.....

因我犯了罪，你的爱子受了钉与枪之苦，
他所受之苦使他能恳求你让我得生。³

雅各认为在上帝最初从亚当之中造夏娃的行动中，就已经预备好了这未来的救赎计划，他运用预表释经法对夏娃受造的过程进行了解读——上帝让亚当沉睡，并从其肋旁取出肋骨创造夏娃，就预表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与未来的救赎：

在亚当的沉睡中，描绘了被钉十架者之死，
在血与水之中，描绘了洗礼的一切美丽。

¹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205–208.

² 关于“谦卑之路”与“骄傲之路”，参 Thomas Kollampampil, *Salvation in Christ According to Jacob of Serugh*,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14, p.212.

³ Jacob of Sarug, *Reception of the Holy Mysteries (Homily 95)*, *Homilies of Mar Jacob of Sarug Vol.3*, ed. Paul Bedjan and Sebastian P. Brock,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06, verse 321–332.



.....

也就是说，亚当的沉睡就是我们救主的死，

也就是各各他山上刺穿他肋的枪。¹

在其第 71 篇韵文讲道中，雅各还将亚当称为“泉源”或者“泉水之首”（riš mabu^ʿā），将夏娃称作“大泉”（m^ʿinā rabtā）与“基训河”（giḥon）。²上帝打开亚当的肋旁取走亚当的骨与血肉造成夏娃，也即让“滋养万民的基训河”³从“泉水之首”（riš mabu^ʿā）的肋旁流出，这预表着带来新生的洗礼将从作为“救恩的泉源”“教会之首”（rišā d-^ʿidtā）⁴的基督之肋旁流出。基督受难时肋旁所流出的血与水混合在一起，就如同女人的经血以及男人的精水⁵混合在一起，从而诞生了属灵的新生命，以带来救赎与修和。在此，可以发现一个阴性化的基督形象——基督如同一名承受产痛的多产的“母亲”，⁶这位属灵“母亲”未经交合就将新的美丽生命带到了其属灵的后代。

虽然耶稣基督之死带来了新的生命，但雅各认为人的美丽只有在末日复活之时才能恢复完全——末世的复活不仅仅只是恢复到之前的美丽之中，同时也是对这种原初美丽的超越，是一次新的创造。堕落的身体将通过末日的复活最

¹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415–2416, 2419–2420.

²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450–2454. “riš mabu^ʿā”这一词组在叙利亚语意为“泉源”，其中“mabu^ʿā”意为泉水，而“rišā”一词意为“头”，因此该词组其字面意思为“泉水之首”或者“泉水之头”。在论及夏娃之时，雅各运用了与“mabu^ʿā”相同含义的阴性词“m^ʿinā”来指代夏娃。因此，在此处雅各以泉水来象征夏娃，而亚当则是“泉水”夏娃的头（参简行本林前 11:3）。

³ 在叙利亚传统之中，基训河常常被认为是最长的河流、埃及的母亲河尼罗河，因此雅各将其称为“滋养万民的基训河”。教父爱弗冷在其著作之中就认为，基训河就是尼罗河。参 Ephrem the Syrian, *Commentary on Genesis,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Vol. 91*, trans. Edward G. Mathew,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4, p.100.

⁴ 参简行本弗 5:23。

⁵ 雅各认为男人是由尘土与水造的，而女人是由男人的血与骨肉造的，因此他认为在男女的交合之中男人的精液和女人的血结合在一起从而诞生新生命。

⁶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verse 2433–2434.



终恢复。曾经从无中创造并支撑万物的“标记”（remzā），又将使死者复活。在这新的创造中，上帝赋予了人全新的身体，全新的美丽：

它（人的身体）将得以洁净，成为新的、属灵存在，
复活之时，身体将作为新的造物而复活。¹

此处雅各承袭了爱弗冷的传统。爱弗冷认为：“正如我们的身体得配成为圣灵的寓所，他也让我们的身体得配在终末之时披戴永恒的荣光。”² 雅各认为，在这种属灵的身体之中，四种元素将合而为一，成为一种不朽坏的质料，并构成了不朽的属灵身体；五种感官也在复活后合而为一，并成为一种不受限制的属灵的通感——在新的身体中，人无论在听或是在看或是在嗅，都是在运用所有的五种官能。这个新的属灵身体，将不再像之前那样赤裸，而将重新披戴光辉与荣耀：

四种曾堕落的元素，将会复活结合为一体（iḥidāʾit），
它们将不会再有解体与终结。
身体将由诸元素而变为一种元素，
复活将会使身体焕然一新，不再是有死之物。
四种元素复活，它们属灵地成为一体，
对这一而言，解体将不再可能。
它们虽为一，却来自多，
当其为一，这一不会跌落，不会毁坏。
复活之时，它们如同从烈火的熔炉中走出，

¹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430–431.

² 原文为：Quemadmodum enim digna facta sunt corpora nostra, esse habitaculum Spiritus sui, sic digna ea reddit in fine, quae et gloriam aeternam vestiantur. 参 *S. Ephraem Syri Commentarii in Epistolas D. Pauli*, trans. Mekhitarist Fathers,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14, p. 96.



四者完美合而为一，不再解体。¹

这个新的属灵身体，将以属灵的方式运动，并且将不再像之前那样赤裸，而将重新披戴光辉与荣耀。雅各在此运用了一系列词语来形容复活后的身体：这一身体“头戴冠冕”又“光彩熠熠”——雅各强调这一身体如同得胜的君王、如同天使一般具有权柄；这一身体“纤细”又“洁净”——雅各强调了新的属灵身体已从堕落之罪中得以洁净；最终，这一身体“完美”又“完善”。²

五、结语

总而言之，雅各植根于叙利亚基督教自身的神学传统，并接受了亚历山大的传统，他在其韵文讲道之中认为人在受造之初就被造为至美的受造物，具有极高的地位与权柄。人灵魂之中的理智是上帝的肖像；人的灵魂类似于上帝维持世界存在的大能；人的身体集合了一切受造物之美，沟通并联结了一切受造物，与上帝所造的整个物质世界具有同构性与同质性。因此，整个人就如同“小世界”一般，具有极大的荣耀、权柄与美丽。虽然这个美丽的“小世界”因为堕落而受损，美丽不复，但其美丽将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最终的复活之中完全恢复，重新披戴曾经丧失的光明。

参考文献

奥利金著，石敏敏译：《论首要原理》，香港：道风书社，2002年。

斐洛著，王晓朝、戴伟清译：《论创世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黄锡木主编，高陈宝蝉、邱丹、王碧燕、彭惠敏译：《黑马牧人书》，选自《使徒教父著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¹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403-412.

²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erse 425.



亚里士多德著，徐开来译：《论生成与消灭》，选自《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Aphrahat. *The Demonstrations*, trans. Adam Lehto,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10.

Brock, Sebastian P. *The Luminous Eye: the Spiritual World Vision of Saint Ephrem*. Michigan: Cistersian publications, 1992.

Budge, E. A. Wallis trans and ed. *The Book of the Cave of Treasures*.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27.

Clement, *Exhortation to the Heathen, Ante-Nicene Fathers Vol. 2*, trans. William Wilson, ed. Alexander Roberts, James Donaldson, and A. Cleveland Coxe. Buffalo, NY: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85.

Donaldson, James, Alexander Roberts, James Donaldson, and A. Cleveland Coxe trans and eds. *Apostolic Constitutions, Ante-Nicene Fathers, Vol. 7*. Buffalo: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86.

Ephraem, Syrus Saint Ephraem, Mechitarists. *S. Ephraem Syri Commentarii in Epistolas D. Pauli*.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14.

Ephrem the Syrian. *Commentary on Genesis,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Vol. 91*, trans. Edward G. Mathew.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4.

Forness, Philip Michael. *The Construction of Metrical Poetry in the Homilies of Narsai of Nisibis and Jacob of Serugh, Narsai: Rethinking his Work and his World*.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20.

Jacob of Sarug, *Reception of the Holy Mysteries (Homily 42)*, *Homilies of Mar Jacob of Sarug Vol.2*, eds. Paul Bedjan and Sebastian P. Brock.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06.

Jacob of Sarug, *Reception of the Holy Mysteries (Homily 95)*, *Homilies of Mar Jacob of Sarug Vol.3*, eds. Paul Bedjan and Sebastian P. Brock.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06.

Jacob of Sarug, *The Chariot which the Prophet Ezekiel saw, Homilies of Mar Jacob of Sarug Vol.4*, eds. Paul Bedjan and Sebastian P. Brock.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06.

Jacob of Sarug,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Homilies of Mar Jacob of Sarug Vol.3*, eds. Paul Bedjan and Sebastian P. Brock.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06.

Jacob of Sarug,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Homilies of Mar Jacob of Sarug Vol.3*, eds. Paul Bedjan and Sebastian P. Brock.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06.

Kollamparampil, Thomas. *Salvation in Christ According to Jacob of Serugh*,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14.

Payne-Smith, J. *A Compendious Syriac Diction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2.

Ramelli, Ilaria L. E. trans and intro.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Unreformed Text from the Syriac*. Atlanta: SBL Press, 2015.

Solomon of Akhlut, *The Book of the Bee*, trans. and ed. E. A. Wallis Bud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6.



Study on the Anthropology of Syriac Church Father Mar Jacob of Sarug

Wenjunyi DUAN  <https://orcid.org/0009-0005-5821-7215>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Mar Jacob of Sarug is an important Syriac church father. This article takes the homily 71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and the homily 72 “On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and other Mar Jacob’s homili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conduct a discussion on his anthropology. Firstly, Mar Jacob calls the world created by God a beautiful world, and humankind is the most beautiful creature. Secondly, Mar Jacob believed that humankind is the image of God—humankind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creatures in the way of creation, and was created by God according to his image and likeness, “to the Father, Adam will be the image; to the Son, Adam will be the likeness”. In his view, the nous or intellect of humankind is similar to God himself, while human soul is similar to the power of God, and human body to the material world which consists of four elements and six directions. Therefore, humankind is a “small world” that reflects God and the “great world” which He created. This very beautiful creature, this “small world” is disintegrating due to the temptation of the Satan and man's free will, but Mar Jacob points out that through God's salvation, humankind will regain beauty and clothe on light, through the “second creation” on the resurrection.

Keywords: Anthropology; Jacob of Sarug; Oriental Church Father; Syriac Church

DOI: [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406_\(22\).0008](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406_(22).0008)